来自: [哺风](http://music.douban.com/people/yangsa/)  
  
  
　　　　《乌兰巴托的夜》也叫《乌兰巴托之夜》，原为蒙古民歌。左小诅咒的《美国》为电影配乐专辑。其中《乌兰巴托的夜》为贾樟柯电影《世界》的主题曲。歌曲名从《乌兰巴托之夜》改成为《乌兰巴托的夜》大概是“之”“乎”“者”“也”这类词太书袋气，不是左小诅咒的风格。  
　　　　左小诅咒从摇滚走来，与国内另两个摇滚歌手窦唯、崔健对比有些有意思的比较。他们的初始都是人们眼里很“摇滚”的歌手，歌声的暴燥、力量算是那个时期的标致。一路走来，窦唯变得有曲无词，崔健有词无曲。左小诅咒是另一种风格，有曲是噪音，有歌是一个壮汉的旷野呢喃。当摇滚去除了力量还是不是摇滚，如果五月天不说自己是摇滚，老牌的左小诅咒抛弃了怒火，卸下爆发的面孔后也许不会有人问：他的歌还是不是摇滚，如果他的歌是摇滚的话，摇滚又是什么？老牌实力摇滚人的集体转向是一个偶然吗？如果不是，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一齐转向？转向了还是摇滚吗？  
　　　　他们都还是摇滚人。如果说他们有谁是先知先觉者，还是从摇滚人里找，会发现有一群西安摇滚人似乎一步到位的就走上了这条路，他们就是许魏、郑均、张楚。如果你是硬汉风格的摇滚迷，你也许不会喜欢他们的歌曲；如果你是硬汉风格的摇滚迷，你应该会对恬静的小女生也喜欢他们的歌感到嗤之以鼻。他们是摇滚人，很道地的中国摇滚人。从音乐形式上看，摇滚是从西方引入的一种音乐形式，这种极富个人性、暴发性、行动号召性的音乐本来就不适合当下中国的风情。在国内发展一开始就受到文化审查的压制。回顾一下历史，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的自由派的思想基础，老子的道家思想。当下的内在文化压制了西方形式摇滚在国内发展的可能，摇滚文化从个人内心与虚远开始解构现有集权划一的秩序，从形式上外在的与道家主张无为、老死不相往来、愚民。。。。。。相契合。如果从民族音乐的本体上看，也会发现这是一个摇滚本土化的一个过程。如果用一个事件来看，这种本位回归是自然而然的，这个事件就是李安的东方软力量《断背山》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胜出。无欲则刚、大相无形，摇滚软力量形成，是中国本土摇滚成型的一个标致。而左小诅咒的《乌兰巴托的夜》，包括专辑《美国》都可以看到这种软力量。  
　　　　《乌兰巴托的夜》的编曲杂乱而自由，配器中有人声，器乐声，电子合成声，在这里它们各自独立，在左右声道上左穿右换。音阶几近随机，往来穿插。曲是曲，唱是唱，它们离开了还是它们，左小诅咒这么的唱来，不顾曲的唱来，醉酒呢喃的唱来，没有思想，没有强调，没有怂动，只有一个醉汉的不知道夜的静，不知道风在吹的静。中国的词汇在这里无限可能的分化开来，“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”，“云不知道我，不知道”，“云，不知道我不知道”，“云，不知道，我，不知道”。。。。一个痴人手扶着风，如膀着故友的肩，唤着：“慢些走”的唱着。  
　　　　如果你醉了酒，在夜里，如果你醉了酒，在夜里，还醒着。你就听听《乌兰巴托的夜》吧。那么静，那么静。